

一事能狂便少年

——戴笠別傳之六

毛鍾新

戴笠先生六歲啓蒙，肄業戴姓家塾，塾址在保安下街頭，三和豐布疋雜貨店後面倉屋中，店主戴春波，戴家春字輩行三，家稱三老闆，今天臺灣尚有他的孫子和孫女在，亦已躋身祖父母級，垂垂老矣。那時水口殿尚未辦學校，亦沒有仙霞區立初級小學。

啓蒙塾師毛逢乙

塾師毛逢乙，峽口蘭塢人，聽說亦有兒孫隨軍播遷來臺。自家塾至水口殿初級小學與莫學堂，執教的都不請本地人，可能是同一村子的人，不易建立師道尊嚴，亦是遠來的和尚容易念經。

學生以戴家子弟爲主，亦接受別家子弟附讀，今天在臺灣，在毛逢乙塾師時代，讀過這個家塾的人，魯殿靈光，巋然獨存只有一個人了。

私塾教法：授生書、溫熟書，生書每天授一段，字句多寡，視學生資質而有彈性，不必如今天，硬要分爲升學班、看牛班。晨晨要背誦，以前所讀，已經背過了，謂之熟書，每天要溫習，

亦要輪流或抽段背。學生每晨逐次捧一大堆書，放在塾師桌上，背向而立，琅琅背誦，稍有遲疑期文，卽算未熟，發回重讀，明天再背，重體罰，分罰站、罰跪、鞭笞；打手心或打屁股。

習聯晚照對晴空

家塾入學卽從論語讀起，不授雜書如三字經、千字文之類，那時大概認爲授些雜書，格調低一點，如今天國中、國小的看牛班。

戴先生天資穎悟，記憶力尤超越常人，每天授的生書比別人多，但玩心重不喜用功。四書首先讀畢，五經詰屈聱牙，艱澀難讀，至多讀過左傳、詩、書、易、禮，生平言談寫作，未嘗見他引用，據當年他文溪同學說，戴先生看見文溪對岸年輕婦女在河邊活動會念兩句詩經：「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亦不足證明讀了詩經，論語中亦有此兩句。東萊博議則是讀過的，到了他的暮年，尙聽他整段背誦：「莊公有負于叔段，叔段何負于莊公」。

私塾教作對，雲對雨，雪對風，晚照對晴空，從單字學對起，進到整句對，這是作楹聯、律詩、駢文的基本教學，戴先生童年有心得，以後領導工作時，對於人家代他擬作的楹聯或聯語，以及公文函牘中一二聯警句，頗能欣賞，而且讀不絕口。

見賢思齊學作文

文學革命以還，因洋文中找不出這類相髣髴的作法，指爲沒有出息的文字遊戲，其實升官發財之餘，作點此類文字遊戲，不亦賢於打麻將？亦有作文，比今天中國中國小重視，到高年級，隔日一篇，塾師以硃砂筆逐字逐句圈點批改，比今天國文老師一學期作不了幾篇，而且難得批改，篇末隨意寫幾個字，多爲套語，實在用心多了，亦高明多了。

戴先生入學二年，卽學作文，解「見賢思齊」之義，才思敏捷，受塾師毛逢乙注意。繼續予以鼓勵，使他在這方面，有興趣多下工夫。

梁啟超說：「不會讀書，書面是平的，會讀書字句都浮起來了。好打燈謎的人，無論看什麼書，都是燈謎材料，詩詞亦然。」戴先生談不上「鏗鏘鏘史」，可是以他的穎悟與超人記憶，運用這幾年讀過的經書，作起文章，立論恢奇，筆力闳肆，當然在家庭中超越儕輩了。

負笈崎嶇讀文溪

戴先生於民前二、十四歲離開家鄉，負笈崎嶇到保安以南一百另五華里的江山縣城讀文溪高等小學，改名徽蘭。

文溪、鹿溪、須江都是指同一河流，漢書地理志稱為澗水，源自仙霞嶺之石鼓山，為浙江三源之一，高等小學的前身原為文溪書院，是那時江山的最高學府，江山人受現代教育的都從此校出身。曾任教育部次長，後來參加「民革」的北大名教授馬敘倫從前在此任教員，以細故給毛雲鵬打了兩個耳光，才憤而離職。

戴先生在文溪讀了四年當了四年班長，那時小學是清代學制：初小二年，高小四年，學生年齡都大，多數已結婚有子女，戴先生算是年紀比較輕的。可是表現了穎悟聰慧的稟賦，權奇獨儻的性格，與超越的組織力領導力。

他不讀書，有機會就會就聽課，夜裏亦常爬牆偷出去玩，喜歡看課本以外雜書，亦常瀏覽報章雜誌。可是每星期考試或默書，他只要頭一天晚上翻一下書，每試必列第一。讀了四年，包辦了四年第一。

揮灑成文不起稿

善作文，在學校各班級裏都有名氣，從不起

草稿，這一習慣到老亦如此，上領袖報告，給朋友函電，同志手令都不起稿，報告用正楷，函電在正楷行書之間，筆法端凝，力透紙背，一筆也不草率，芝山岩現他有他百十卷墨寶在。

揮霍亦出了名，和同學在一起，吃點喝點什麼，必定搶先付賬。江山民風淳樸，聚族而居，縣志稱：「城市鄉鎮，罕有茶坊酒樓。」所以說不上有館子，只是扁食（江山叫餛飩作扁食）攤之流，像臺北今天的飲食攤。而且只有滷菜，沒有海鮮。他在這類小店，混得很熟，可以掛賬。只是每學期快完，就有飲食攤老闆約至沓來討債。他的鋪蓋經常當舖保管，那時鋪蓋比今天值錢，今天當舖蓋，當舖大概不要了。

結社青年有羣衆

他組織「青年會」，有百十人參加，這些同學有的是欣賞他的才華，有的是氣味相投，為他個個不羈所吸引，有的是混點吃喝。他自己做「老大」，做會長，宗旨是反對纏足，反對抽鴉片煙，要改造這個舊社會。於是在學生間有羣衆基礎，有影響力。有志趣亦有力量打抱不平，抑強扶弱了。

同學中有留辮子的，他就強迫把他剪了，現在臺北尚有他的八十多歲老同學，辮子即是被他出其不意親手剪了的。

他領導鬧風潮，國文老師講孟子：「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以封建觀點的君臣大義予以批判，他以為這種說法違反時代潮流，領導同學把這位老師趕了走。

繼任的老師李守愚，於抗府中學以第一名畢業，學有根柢，道涵儒釋，在南京任中央黨部總幹事，和戴先生師弟之間尚有來往，其女若南，嫁業已逝世多年的臺省農林廳長金陽錫。

文溪畢業第一名

文溪兩任校長：楊文洵、周邦英，都是江山的奧學宿儒，雖云小學校長，在那個時候，猶有書院山長的尊嚴模樣，他們了解戴先生的才華與名堂多，但並不是他們心目中的好學生。

有一天戴先生和幾個同學其中有姜紹讓，後來當了三十多年的立法委員，到十八曲街一家人家，買新鮮玉米棒子，給校長周邦英看到了，第二天朝會，周校長以警告口吻說：好學生不可跟着壞學生亂跑，近朱者赤，不要學壞了。

民國二年，戴先生以第一名畢業文溪高等小學。翌年，奉母命迎娶縣屬鳳林鄉毛秀叢，並去杭州考取浙江省立第一中學。

跣弛不羈讀杭中

讀杭州一中，仍是一副跣弛不羈的樣子，「不積跬步，無以致千里。」他就討厭跣步踴躍，他就討厭拘束在世俗現成的方框框中，仍是喜歡蹩課，喜歡偷偷跑出去玩，所以舍監老是找他的麻煩。這就激發了他性格中的惡作劇部分，想辦法給舍監吃點苦頭：

他在舍監的坐椅上，偷偷刺支錐針（比引線用的針粗而長，鄉間婦女製布鞋用以穿鞋底），露寸許芒針，舍監不留心，坐了下去，屁股刺出

血來。

舍監每晚到樓上宿舍查夜，他在舍監上樓以後，悄悄在樓梯的第三四階梯間放置木製喉鎗，舍監下樓，腳踏上喉鎗，噁哩咕嚕，從樓上滾到樓下。

於是他被一中開除了。

從前上中學，要覓保，他的保人是江山着信毛雲鵬，這次事件還給保人找了點小麻煩。

浪跡江湖十年間

自杭州一中開除，到走廣東，考黃埔，近十年間，浪跡江湖。

這段經歷，今天在臺灣，有資格提供資料的人，絕無僅有，加以「事涉君親，必多隱諱。」（史通語），所以筆者寫到此處含毫遲疑，旬月踟躕。

崔述考信錄說：「一人之事，兩人分言之，有不能悉符者矣，一人之言，數人遞傳之，有失其本意者矣。」唐以國家的力量從事修史，當時參與的人劉知幾即說：「觀其朱墨所圖，鉛黃所拂，猶可識者，或以實為虛，以非為是。」

最好的紀述，不只是一種冷靜細密的觀察，還要有別的觀察以證明之，就是掘金鑽，總有些許雜質，不可信手拈來，人總是願意往自己臉上貼金，不可輕予信任，「事必有徵，考而後信」。

容忍直筆寫長編

快要十年了，筆者備員「戴雨農先生傳記編纂委員會執行小組（四人）」，曾寫了篇編撰意見，載在對內刊物健行上，除了蒐集資料，製卡

片外，特別注重考證，偶然翻閱前文，裏面有一小節：「堅持直筆，容忍直筆。」十年前自己說的兩句話，於今重新鼓勵了自己。

筆者誓齡饑驅（不敢厚顏說獻身革命），混入這個窄門中，快要五十年了，臉皮還不够厚，從來也不敢想給戴先生寫傳記（別傳這兩字是中外編者硬塞上去的，我原來只是用「長編」，提供一些親見親聞的若干資料「書事記言，出自當時之簡，勒成刪定，歸於後來之筆。」（史通）可是敘述「浪跡江湖」這一段，大概今天尚活著的人中，不會有人比我具備更充分的條件。

這若干年，戴先生兩次流落在外，兩次由他的寡母藍太夫人親自出來把他找回去。藍太夫人不識文字，不通普通話，而且一雙小腳，那時交通條件又甚惡劣，從保安至江山縣城，要翻山越嶺，昔人有過仙霞嶺詩：「勢如行蟻全粘壁，心似驚猿半壁空。」從江山出去，才有小木船，重灘鑽石，急水箭流，周亮工有詩：「萬灘騰擲衆山斜，窮涉江流亦有涯。」老年婦人，撐着小腳，這種旅行，是非常艱難而辛苦的。

兩次流落累老母

第一次，一中開除，不敢回家，流落在杭州一家豆腐店裏，幫忙照生意，仍是到處遊蕩，藍太夫人親自去找回家來。

第二次，戴先生投效浙軍第一師師長潘國綱部學兵團當學兵。洪憲稱帝，護國軍興，袁世凱想調北洋軍第十師赴浙，從前南北畛域之見甚深

，吳佩孚任兩湖巡閱使，第八混成旅新雲鵬駐汀泗橋，乃兄靳雲鵬，實為內閣總理，給乃弟電報說：「南人禽獸也，不可理喻，唯有殺盡無遺耳。」可以證明。北洋軍隊紀律甚壞，江浙民間畏如狼虎，所以激起浙江人反對，趕走浙江將軍朱瑞，宣布獨立，屈映光、呂公望先後為都督，到了段祺瑞主政時代，才以第四師師長楊善德為浙江督軍，才納入北洋系控制，以後經盧永祥、孫傳芳，浙軍實力仍在，到了國民革命軍北伐，浙軍紛紛響應，才成為歷史名詞。

民初與北洋對抗的地方部隊中湘軍粵軍桂軍都出了威震顯赫的人物，在政治史上佔重要一頁，只有浙軍沒有出息，周鳳岐以漢奸，制裁於上海，陳儀以叛變，伏法於臺灣。某老將領尚有「生不逢地」之嘆！當年地靈，人並不傑。

十三年九月齊盧之戰爆發，孫傳芳入浙，潘國綱為盧永祥的第三路司令，率軍防守仙霞嶺之線。這個仗實際沒有打，二百里仙霞嶺路沒有佈防，孫軍長驅直入到衢州。

牽涉亂黨陷縲紲

戴先生在廣州與徐為彬訂交，作自我介紹說，盧永祥失敗之後，他脫離部隊，流落在寧波，生活甚為狼狽，住在關帝廟中，藍太夫人又親自去找回家來。

離開杭州一中以後，他又考了兩次學校：

一次，民五夏天，投考衢州聯合師範，住在衢州鐘樓底集賢旅館，隨身帶了本軍事雜誌，是段祺瑞關係方面出版的。國文考題是「君子而和

不同論」，戴先生考了第二名，而沒有去就讀。

另一次是當槍手，替一個餘姚人考杭州師範，亦考取了。

他在衢州曾闖了窮禍，陷身縲絏之中，幾蒙不測，說是牽涉「亂黨」，故老傳說不詳，應是指中華革命黨方面，其具體活動與組織情況已沒有人知道了。爲其四堂兄戴春陽設法營救，秘密遣人進入監獄中示意，要其裝瘋，再向有關方面關說，春陽是浙江省議員，軍政方面熟人多，在當年算是很有辦法的人。

參加革命瀕于危

三十五年戴先生殉難，國民政府頒褒揚令，初稿是我執筆的，那時我剛從北平飛回重慶，仍住在曾家岩戴寓，樞府向局中索稿，主其事者電曾家岩公館，要我執筆，當時悲痛至極，中心悽惘，不計工拙，勉強以應。於今想起實在草率與簡略，許多話都沒有講。今文中「早歲參加革命，屢瀕于危」，即是指此事。

編年譜，作傳記，史才，史識，難說得很，但不可疏忽了綜結譜主傳主生平功烈的褒揚令。

江山縣誌說：邑好弦歌，歲遇有秋，則絲竹管弦之盛幾如瓊祝衢謳。戴先生少年時，好動，亦好玩絲竹管弦、敲鑼、打鼓、打鏡鼓、拉胡琴，樣樣都會，人家有興趣玩那一樣，他就讓給人家，自己另玩一樣。一場聚會，如果缺那一樣樂器的人手，他就能接替那一樣。

春節玩龍燈，他必舞龍頭，但龍尾、龍珠亦會。如果有人要舞龍頭，他亦讓給人家，自己另

舞一樣。

化龍溪村遭私刑

他家的竹山與鄰村化龍溪華家竹山鄰接，他上山掘竹筍，被華家指爲掘了他家山上的筍，指爲「犯山」，網縛以去，慘受私刑，戴家獲訊，引起族中公憤不肯干休，才獲釋回，從此得了鼻竇炎，給他一輩子的麻煩：

身上隨時帶四條疊疊整齊手帕，以指鼻竇炎的排出物。

早晨起床，要用雙氣水洗滌鼻孔。

他如果買香水，自己聞不出來，要帶個女朋友去幫忙選擇。

三十二年，他赴東南檢查工作，並在安徽歙縣建立中美合作所第一訓練班，途經富春江沿岸某處用餐，廚司進鷄湯有股味，其副官亦已聞出，要其不要端上去，廚子說：「沒有關係，他鼻子聞不出來。」當時參與用餐的入，現在臺北至少尚有兩位。

當了花會主筒官

戴先生在家鄉曾上山掛過花會，任主筒官。

花會，可說是益智性賭博，有太平、良玉等三十六門，每門有象形、有綽號、有故事，凡做了什麼夢，遇見聽見什麼事或物件，都可以解釋爲那一門的徵兆。

臺灣沒有花會，有愛國獎券，沒有圖智作用，只是碰運氣，中獎機會比不上花會，還要容忍推銷員在街頭餐館干擾人。

花會掛在山上廟寺或山棚，派出瞭望哨，以防警察破壞。會主和賭客之間以交通聯系，卅六門壓中了賭卅二，交通抽四實得二十八，交通肩

負搭褲袋，裝賭款，賭客所壓那些門多少錢，詳細資料置於家中，身上只携一總單用暗號密記置衣履夾層中，萬一破獲，亦牽連不及賭客，賭博是現行犯，這種賭法，賭客最安全而有保障。

主筒官與賭客之間，在鬪心機，每天開那一門，賭客有紀錄有資料，像香港市場炒金子一樣，從紀錄資料中研究主筒官的心路歷程與虛實性質。

特工花會術相通

特務工作的建立秘密機關，設聯絡處，設交通，用密件，用暗號，與鄉間掛花會，其理與術多有相通處。

戴先生在家鄉尚當過學務委員，這是名譽職，經管地方公產撥出來的款項，籌付保安水口廟區立初級小學兩名教員的薪水，事務甚簡。

又當過保衛團的團總，保安有保衛團，員額十人，無給職，有單響毛瑟槍十支，平常不集合，不操練，自然也沒有任務。戴先生當團總，却當作一件正經事來辦，要集合，要出操，要搜捕強盜。仙霞爲閩浙交通之咽喉，保安南至二十八都，北至峽口，其間小竿嶺、客嶺，均有寇盜出沒剽掠，大半非專業性，紙廠工人，冬季紙廠歇業或砍柴樵夫，放下砍柴刀，掏出羊角刀，伺在官道附近，遇單身客人做兩票好回家過年。戴先生當團總，一有盜警即出發搜捕，而且澈底追究

，搜捕到鄰近村莊，如箬山、三卿口去，真正破獲了幾起強盜案子，抓到犯人送官法辦。如此做法，就不能無給，至少要張羅伙食，保安別無財源，只有向各紙廠攤派，保安竹山紙廠多戴家產業，他們希望保衛團有力量，能維持閩里治安，如果要出錢又感到頭痛了。所以後來戴先生去廣東，族中堂兄肯送旅費。

跳進水裏洗衣服

戴先生流浪生活中，有個很有名的故事，他在杭只有一套白竹布褂褲，一雙白皮鞋，其餘物件都上了當舖，他下午去裏西湖臥龍橋邊，脫了衣服跳進水裏，先洗衣服，晾起來，漿白皮鞋，再洗澡。躲在水裏，等衣服乾了，再出來穿衣，晚上睡覺，將衣服折疊端正，用二條板凳，以凳面相向把衣服壓起來，翌晨穿起來，就顯得畢挺了。他在浪跡江湖中與幫會關係如何呢？他自己說：和洪幫大哥王亞樵拜把子。在臺灣的恒社弟子說：他和杜月笙、楊虎是磕頭弟兄。二十三年，這若干年夏天隨侍領袖杜師爺山，回到南京，常帶點禮物送給杜楊兩人。

五聖山主向松坡

二十八年以前蘇浙行動委員會別動隊第一支隊司令何天風叛變，他秘密派洪門五聖山山主兼智松黨黨主向松坡（在香港組反共大同盟被港府驅逐出境在臺逝世）去上海策動何天風來歸，等到確定何沒有誠意，才予以制裁。

他對幫會組織與首要份子情況，非常熟悉却沒有可靠資料證明他參加了幫會組織。等到人民

動員委員會成立，以洪幫清幫漢流組織發展敵後力量參加淪陷地區有形或隱蔽的抗日戰爭，那才正式發生政治上或組織上關係。

三十一年戴先生在重慶，由於特警班的大量招生，組織發展得快，加以人民動員委員會的運用，工作同志與幫會份子接觸增加。嚴令局中同志如有參加幫會組織要辦理登記，並切斷關係。這些地方亦足以說明他的警覺性高，和他的制人而不制於人的做法。

棒喝交施駕馭術

戴先生幼年在家，太夫人喚其諱名春風，在外調皮搗蛋時，罵：這「抽詐」格，這是江山方言，父母罵小孩的通稱，意義為「討債」，如有年輕人行爲輕浮，說話佔女人便宜，亦常罵以「抽詐鬼」，稍微含有「短命」義，但比「打目竹鬼」（短命鬼）語意輕微。浪跡江湖時，太夫人

叫他「了鬼」，杭州亦有此方言，是敗家的意思，戴夫人在保安老家時亦如此稱他。到鷄鵝巷時代，才隨眾稱「老闆」，三十三年，戴先生回保安，駐節仙霞關，接某女人上山，太夫人聽說，亦說：「這抽詐格」。戴先生已推衆十餘萬，手下將領星光燦爛，並已快五十歲了。

戴先生在進黃埔以前，少年時代的生活，實在多采多姿，其個儻與權奇，揮霍與潦倒，均稱奇絕，可惜故老凋謝，蒐訪爲難。他於此累積了豐富無比的生活經驗，當代人物中沒有人能媲美得上。深刻體認了這個時代各種各類的忠義血性與醜態無恥，掌握了各種各樣「棒喝交施」的駕馭藝術，以激勵與鞭策，喚起昏迷頑劣人羣內心的覺醒與蛻變，遂能化腐朽爲神奇，領導他們自各個角落中殺出一條苦鬥苦拼忠義報國的道路，在國民革命的力行陣營中別闢蹊徑創出一番英雄事業。

中外文庫
之二十二

同光風雲錄

邵鏡人教授著
定價台幣120元

本書記述清代同光兩朝人物，始自曾國藩，殿以袁世凱，共錄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駱秉章、沈葆楨、李鴻章、鮑超、曾國荃、郭高燾、劉銘傳、岑毓英、聶士成、劉永福、馮子材、唐景崧、端方、張之洞、翁同龢、黃遵憲、譚嗣同、唐才常、秋瑾、丘逢甲、容閔、詹天佑、王闈運、康有爲、梁啟超、章炳麟、嚴復、蘇玄瑛、劉師培、王國維、張謇、袁世凱等七十五人功過成敗及軼聞趣事，內容精彩，篇篇可讀，定價壹佰貳拾元請將書款交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